

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序

疑六

唐釋 道宣撰

若夫無上佛覺迥出籠樊超三界而獨高截四流而稱聖故使隄封所漸區寓統於大千聲教所覃沐道露於八部所以金剛御座峙閻浮之地心至覺據焉布英聖之良術遂有

徐

天人受道龍鬼皈心挹酌不相之方散釋無明之患然夫聖人所作起必因時時有邪倒之夫故即因而陶化天竺盛於六諦神州重於二篇遂使儒道互先真爲交正自非入證登位何由分析殊途致令九十六道競飾澆詞六十二見各陳名理在緣或異大約斯歸

莫不謂無想爲泥洹指梵主爲生本故二十五諦開計度之街衢六大論師立神我之真宰居然設教億載斯年攝統塵蒙九土崇敬考其術也輕生而會其源論其行也封固而登其信故有四韋陀論推理極於冥初二有天根尋生窮於劫始臆度懸遠冒罔生靈致

有赴水投巖坐熱卧棘吸風露而曰仙袒形骸而号聖守死長迷莫知迴覺如來哀彼黔黎降靈赤澤曜形丈六金色駭於人天敷揚四辯慧解暢於幽顯能使魔王列陣千軍碎於一言梵主來儀三輪摧於萬惑於是鏘腹戴爐之輩結舌伏於道場敬日重火之徒洗心仰於覺教舍衛城側大偃邪鋒堅固林中傾倒巢穴能事既顯將務弘通玉闢揚正道之秋金相表乘機之瑞清涼臺上圖以靈儀顯節陵中陳茲聖景度人立寺創廣仁風抑邪通正於斯啓轍于斯時也喋喋黔首無敢抗言瑣瑣黃巾時塞異議然其化被不及於龍勒名位無踐於槐庭王何達其上賢班馬隆其褒貶安得與夫釋門相抗雷同混迹者哉斯何故耶良以博識既寡信保常迷今則通觀具瞻義必爽開前感且夫其流易曉闡澤之對天分其理難通孫盛之談海截然猶學未經遠情弊疎通邪辯通真能無猜貳孔

丘之在東魯尚啓虛盈卜商之據西河猶參
疑聖自餘恒俗無足討論今以天竺胥徒聲
華父隔震旦張葛文論寔繁故商榷由來銓
衡叙列筆削無濫披圖藻鏡揔會聚之号曰佛
道論衡分爲上中下三卷如有隱括覽者詳焉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一

疑六

二

唐釋道宣撰

後漢隆法道士表請角試事第一

魏時吳王立寺問三教優劣事第二

魏陳思王辯道論事第三

晉孫盛聖賢同執老聃非大賢論事第四

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詰事第五

後魏太武重道毀佛感應事第六

宋文帝集群臣論佛理致太平第七

梁高祖下勅捨奉老子事第八

魏明帝召佛道二宗論先後事第九

齊高祖文宣帝下勅廢道事第十

後漢隆法道士表請角試事第一

漢顯宗孝明皇帝感夢金人乃遣使尋佛法
還洛陽與道士揔神力僧護信爲立寺度人
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
身丈六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
博問群臣此爲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
竺有得道者號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
將其神乎於是上悟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
王遵一十八人於大月支中天竺國寫佛經
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又於洛
陽城西雍門外爲起佛寺於是壁畫千乘萬
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
上圖佛儀像時造壽陵名曰顯節亦於其上
疑六

作佛圖像廣如牟子所顯時有沙門稱摩騰
竺法蘭位行難論志在開化承蔡愔達天竺
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洛陽曉喻物情崇
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
騰曰迦毗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
之中心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

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
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
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
聲教而化導也廣說教義帝信重之永平十
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
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

可以表抗之其表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
洞弟子褚善信等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
無名無極無上靈寶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
前上士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
過堯舜竊承陛下棄本逐末求教西域所事
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

聽與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
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群錄太虛符呪無
不綜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或吞霞飲氣
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隱
形不測至於方術藥餌無所不能願得與其
比較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辯真僞三則大

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
聽重汝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
庠引入長樂宮勅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
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岳
道士褚善信華岳道士劉正念恒岳道士桓
文度岱岳道士焦德心嵩岳道士呂惠通霍
山天目山五臺山白鹿等八山道士郝文信
等都令六百九十人各持靈寶真文太上玉
訣三元符籙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
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有三百
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
壇帝時御行殿在寺南門以佛舍利經像置

晏六

四

末

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檀沉
香爲炬遶子經而泣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
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神亂擾人主信邪
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
取驗欲使開示群心得辯真僞便縱火焚經
經從火化悉成灰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

怖懼將欲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効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赧愧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張衍語褚善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初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

來以來日日供設種種行施法衣瓶器並出所司便立十寺七寺安僧在城邑外三寺安尼在雒城內漢立佛法自此興焉摩騰西來將盡釋迦立像帝乃令圖出之於陵園及洛城供養

魏時吳主爲佛造塔因問李孔三教優劣事第二

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爲妄也信便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卧在空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花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歎未曾有皆違法蘭請說法要蘭乃出大梵音歎佛功德亦令

大衆稱三寶說善惡諸業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以說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時有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及四岳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等二百三十人出家至月

疑六

五

徐

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沙門康僧會者是康居國大丞相之長子神儀剛正遊化爲任于時三國鼎峙各擅威衡佛法北通未達南國會欲道被未聞開敎江表初達建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之妖異有司奏聞吳主問曰佛有何神驗也會曰佛晦靈跡出餘千載遺形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爲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曜天剖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花照曜宮殿目主驚嗟信情發越因爲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爲佛陀里敎法創興故遂名建初寺焉下勅問尚書令闡澤曰漢明已

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

澤曰自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感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岳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

戎不息經今年載始得興行又問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不澤曰目聞魯孔丘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号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淡泊事

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物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勑令朝野悉諷誦焉若將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吳主大悅以澤爲太

子太傅餘如晉宋炳明佛論廣之

魏陳思王曹子建辯道論第三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降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爲虛妄甚矣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

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慾闔耳目可不襄竭乎時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慾可忍無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不可襄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言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其空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

仲君者有罪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虫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逝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虫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

疑六

七

徐

江有左慈陽城有鄭儉始得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号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僥覬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有怪之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
欒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說仙人者黨猻玃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乎夫雉入海爲蛤鷯入海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龍鼈爲群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

而顧爲匹夫所因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歿於沙丘或崩於五柞臨時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紜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歿之其斯之謂歟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爲陳思王也幼含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不改定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爲天人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爲至道之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漁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颶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而侍御莫聞植深感神理弥悟法應乃摹其聲節寫爲梵唄撰文制音傳爲後式梵聲光顯始於此焉其所傳唄凡六契見梁釋僧祐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據仙錄載妄竒妙終

歸飾詐故前論所委辯當明矣

晉孫盛撰聖賢同執老聃非大賢論第四

頃獲閑居復伸所諫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於靈術詳觀風流究竟行止高下之辯殆可

髮鬚夫大聖知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

故與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

疑六

八

末

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猶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否逍遙於丘陳之間唐堯則天授契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會影響

之論惟我與尔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

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豫籠吉凶預籠吉凶是運形同御治因應對接群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欣聖樂易有待而享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爲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矣同然希古爲勝高

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靈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讀所常習惕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編抗之詞不復尋因應之適覩矯狂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案老書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駢梅指之喻其謗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殊之義也六經何常闕虛靜之訓謙冲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尋斯指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旨說二事而不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

疑六

九

末

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欣聖樂易有待而享欽曰聖人作而萬物觀斯言之發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髮鬚類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

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措坤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指爲欲著訓戎狄宣導殊域類乎若欲宣導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逝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

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譸張遐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戎貊如不能然者得無遮於朝隱而祈仙之徒乎

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

不虛達勝之道者或以爲矯時流遁者余以爲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之爲物惟悅惟惚因應無方惟變所適值澄淳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爲之名殊目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

夫豈異哉時運故也陽伯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詰第五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

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微謂終也夫觀始要終觀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旣以欲澄神照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悉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且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天下皆

疑六

十

末

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盛以爲大美惡之名生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頑嚚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身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

虛美非美爲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也不尚賢使民不諍不貴難得之貨民不爲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爲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又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

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盛以爲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旣相師資非學如何不彰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旣存則善惡不得不彰非相去何苦之謂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爲教父原斯談也未

爲絕學所云絕者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所以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闇弊所未能通也

道冲而用之又不盈和其光同其塵盛以爲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也昔陶唐之益天下

也無日解哉則維昭任衆師錫疋夫則駁然禪授豈非沖而用之光塵同彼哉伯陽則不然旣處濁位復遠導西戎行止則猖狂其迹著盡則矯詬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爲知道體道則未也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爲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像是謂惚怗下章云道之爲物惟怗與惚兮怗兮其中有象怗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章云執者失之爲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絕聖棄智民利百

倍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孝慈道喪老氏旣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旣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爲是何迹乎即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絕

仁棄義民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人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耶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未詳不假高唱矣退

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關梟鴟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騏驥此皆天資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鄧豈復先假

李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掊擊殺根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絕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爲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於殺聖困躡於忘親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

疑六

十二

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即已之身貴九服何得背實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悶潛龍之德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既不以知多爲顯亦不以知少爲貴誨誘綽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哉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也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禮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論豈不知菽麥不復得返自然之道直欲申己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悅非浪心救物者也非惟不救乃弊其弊矣或問老莊所以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爲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盛以爲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

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哉老氏之言皆絞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憇之俟佐助於聃周乎即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者也至於虛詠譎怪微詭之言尚滯於一方於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貞正也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

疑六十三徐

復爲妖尋此二章或云爲天下正或云無正既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爲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爲奇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集論者曰盛字安國師東晉名士綽之子也祖則魏名目之子荊也綽有顯論才學所推聞之前史盛以爲名父之子仕晉爲給事中秘書監散騎常侍吳昌男少好墳典遊心史籍常以爲嘆雖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愛自我陶淵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史是以仲尼因魯史記以著陽秋使百代之後仰高風以式瞻孟軻孫卿並讚揚大化暨平史遷亦記一代之

成敗明鑒試作來今遂曆心博綜撰考諸事疏著陽秋庶擬前賢以美道訓傳本弁音合三十二卷又命掌國史竭意經綸一時名作是稱良史未奏遂卒子潛以晉太元十五年上之詔曰得上故秘書監所著書省以慨然遠模前典憲章在昔與一代之事輒勑納之秘閣以貽于後潛襲父爵位參驃騎將軍諮議參軍見于晉紀盛凡著述備如別集品評老氏中賢之流故知爲尹喜述書乃祖承有據嵇子云老子就消子學九仙之術尋乎練餌斯或有之至於聖也則不云學故語云生知者上學知者次王何所謂典建鷗猷故班固叙人九等之例孔丘等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等爲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極聖亞聖賢有大賢小賢並以神機有利鈍故智用有漸頓盛叙老非大賢取其閑放自牧不能壞而實死扶風葬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元魏君臨釋李雙信致有廢興之相故述其由第六

魏太祖道武皇帝託跋珪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拯濟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跡信可依憑可於京邑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

疑六

十四

末

級佛圖耆闐崛山及須弥殿加以飾繪別構講堂禪室沙門坐處莫不具焉

魏出祖太武託跋彙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雖有黃老不味其術每引高德沙門與談玄理於四月八日與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散花禮敬篤敬兼至晚據有平城興

敬李術爲立道壇司徒崔皓少習左道猜忌釋門既位居佐輔尤不信有佛謂是虛誕見讀佛經奪而投井中密欲加滅彙所投信道士寇謙之與皓款狎遂奏拜謙位稱天師皓有才略太武信用國人以爲楷模時有沙門玄高道士河西名高海右神用莫測貴賤咸

重彙乃軍逼掠境徵高東還暨建平城大弘禪化太子晃事高爲師形心盡禮晃時被讒爲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可脫高令作金光明齋懺七日懇誠彙乃夢見其祖及父執劖烈威曰何故信讒枉疑太子彙驚覺大集群臣說所告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

實如皇靈降誥彙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基恢隆万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爲万代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

疑六

十五

徐

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于時崔寇先得寵於彙恐晃篡政有奪威權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跡難明若不

早除必爲巨害。燾納之即勑收高於太平五年九月十五日縕於平城之隅。太子又幽殺之。即宋元嘉二十一年也。余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其光聲曰吾其已逝。弟子等崩赴屍所請告遺累言畢。高眼稍開汗通俄起更坐謂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卧而絕。崔氏於此縱以毒心。每與帝言恒加非毀。以佛無益於政。有傷民利。勸令廢之。從大武至長安入僧寺見有矛盾。帝怒誅寺僧。皓因進說盡殺沙門焚經毀像。勑留臺下。

四方僧寺有者。依長安法除之。道士寇謙不從其毀。苦與皓爭。皓拒之。謙謂皓曰。卿從今年受戮滅門矣。燾惑其言。以太平七年遂普滅佛法。分軍四出燒掠寺舍。統內僧尼罷令還俗。其竄逃者捕獲梟斬。有沙門惠始甚有神異。昔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而體不傷。五十餘年未嘗寢卧。跣行泥塗。初不汚足。而色鮮白。世号白足和尚。死十餘年。身相如在。初入深山。習行蘭若。太平之末。方知滅法始聞之。乃於元會之日杖錫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云欲入見。屢依軍法斬而不傷。遂至殿庭。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斬之。體無餘異。時北園養虎。勑以始飴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視。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方知佛化高尊。黃老之所不及。即迎上殿頂禮。足下悔其慙咎。始爲說法明辯。因果燾於是大生愧懼。遂感勵通身發瘡痛苦難忍。群臣議曰。崔皓邪佞。毀害佛僧。陛下所患必由於此。

疑六

十六

永

于時崔寇二人。次發惡疾。燾懼過由於彼。以太平十一年。乃載皓於露車。官使十人推於車上。便尿其口。行數里不堪困苦。又生埋出口而屎之。自古三公戮辱未足過於此之甚。遂誅諸姻親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法。俄而燾崩。孫濬襲位。大弘佛事。即高宗文武。

皇帝是也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僧傳等
宋太宗文皇帝朝會與群臣論佛事第七

文帝即宋武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
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侍中何尚
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弥
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曆懷而復不敢立異

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靈運
皆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正必求性靈真
奧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析
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無爲名
理並足開辨人意若使率土之賓皆淳此化
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
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褒拂非所敢
當至如前代英賢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
難復具知度江已來則王導周顥庾亮王濛
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逵許
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
張玄殷顗等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

疑大

十七

徐

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跡煙霞之表並稟志
歸依曆心歸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深遁
崇邃皆亞迹黃巾或不測之人也惠遠法師
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原濂
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奧若使家家
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

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
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事孫吳盡吞併之
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
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
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
舜之道豈惟佛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
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
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
屢延僧殿會帝躬御地筵同僧列飯時有竺
道生法師學出群品英義獨拔帝重之曾述
生頓悟義沙門僧衛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
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時顏延之著離識

論帝命嚴法師辯其同異往返終日帝笑曰
公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云云見僧史傳
魏明帝登極召佛道對論叙先後事第八

元魏君臨凡一十七帝一百七十九年興顯
佛教不可勝言惟太武在位五六年中屏
除佛法自餘光顯具彰魏史略陳相狀以成

信重獻文即位興皇元年於五級大寺太祖
已下五帝鑄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金二
十五萬斤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
請僧尼道士女冠前殿齋訖侍中劉騰宣勅
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
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法師曇模最對論帝

曰佛與老子同時以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
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法師曰何以知
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法師曰老
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
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
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

疑六

十六

末

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爲守藏吏簡王十
三年遷爲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之歲年八
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
胡斯足明矣法師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
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
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
三年老子方生生己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
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則
知年代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
時出何史記法師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
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即是制法聖人當時於
佛迦無文記何耶法師曰仁者識同管窺覽
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
之文言出於中備仁者幸自披究不有此迷
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識何假卜乎法師曰
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首達一切含靈前
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
未然之理必籍蓍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尚書

令元乂宣勅語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下席
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
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
之太尉丹陽王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
吏部尚書邢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
十人讀訖奏曰老子只著五千文更無言說

疑六

十九

徐

呂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斌極刑三藏
法師菩提流支極諫乃止配徙馬邑

梁武帝捨事道法事第九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
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
厝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
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草
屨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惟一食永絕
辛艱自古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
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
捨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

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
餘散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
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
通機德圓最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
恬啓瑞迹於天中燦靈儀於像外度群迷於
欲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
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王宮
誕相步三界而爲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
心淺薄好生貳急遂乃湛說圓常亦復潛輝
鵠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
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比經
迷荒耽事老子曆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
散棄迷知返今捨舊歸懲正覺願使未來
生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
佛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
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
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于時帝與道俗二萬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

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朕捨邪外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隔凡成聖其

疑六

永

求

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返僞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

疑六

十一

永

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至四月十四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磁波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

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況冰清日盛霧豁雲除燭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冥導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聲瞽之士慕探蹟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見周鑒姪微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方兆華俗潛改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懸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扆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開示權因顯崇一乘之旨用廣十地之基是以万邦迴向

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法仰藍精舍寶刹相望講會傳經德音盈耳且昔

未達理源熏承外道如欲植甘果翻種苦栽
欲除渴乏返趣鹹水今啓迷方粗知歸向受
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
之真教伏惟天慈曲垂矜許謹啓至四月十
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勅云能改迷入
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廢道事第十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
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郗張之士封門受錄
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
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
遂與門人乃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
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
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
學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道士呪諸沙門
衣鉢或飛或轉呪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
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闈貴賤移心並
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倚魚睨雲

漢高自矜誇銜其道術仍又唱言神通權設
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
並辭退屈事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角
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
然天命令拒豈得無言可今最下坐僧對之
即尋往覓有僧曇顯者不知何許人遊行無
定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
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行末酣
酒大醉昂瓦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
上統上統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
道人可共言耳扶舉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
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
疑六

座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
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
實顯即翹足而立我以現一鄉可現二各無
對之顯曰向呪諸衣物飛颺者我故開門試
鄉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之諸道士一時
奮發共呪一無動搖帝勅取衣乃至十人牽

未

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之卒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号爲內內則小也詔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出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麴饗是味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悲求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違事頒勅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不發心者可令深剃余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墮地僞妄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帝諱佯即魏丞相王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怠慢爲奴所害佯襲其位爲相國魏將脣窮佯築壇於南郊筮遇大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

疑六

共三

徐

魏收爲禪文魏帝署之即受其禪爲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滿諸州縣冬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刹可臨水自見帝從之觀群羅刹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鷹鸁去宰魚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勅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群沙弥遙曰高佯駝駝來便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佯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亦來何爲曰取經函僧曰佯在寺懶讀經今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尔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於晉陽著作王邵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尔妄言之引列子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云黃帝夢遊華胥氏

之國在佛神遊而已佛之所言蓋欲柔伏人
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變浩蕩之
甚乎說人身善惡出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
樂我淨盡辦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
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修
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竟菩提及僻者爲之不
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
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其事如此依齊書錄之

集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一

疑六

槩音牒使平語也又丁抗苦浪反拒也瓊瑣蘇果
也。細裏貶下博毛反退也美也。闢澤上苦監
也。猜貳下悲檢反退也辱也。胥徒上息徐反
商榷音下。老驥下土甘反傅穀上。反紂
殆待。蔡愔今反雍門共反褚姓呂反義皇末典
上。四

步反。櫻楔即古音下祖禊二音。虎兕下野牛詞。
籠罩孝反。矛盾器也。今云一非兵騎。曰兵騎
也。反舉也。反舉也。悵苦音。比大反。反貪也。
搘列大反。反息也。又一反。求抗響。口上口粉。
羊摹胡

之宜反。伏氏也。藥餌志而桓惠官反岱岳上音
霍山郭反祁渠移的火。贛余二音宮鼎
費房未反衍演婕妤嬌之羨稱也。茅茨下草屋也。
縱汰分天下音頂下直里反謂三茅茨下在咨反。
柩空棺也。舅子駿下子瞻欲上音親闔胡塔也。
綱上音大懼怕下安靜也。釣弋射下音翼。

